■当年的厦门糖厂是明星企业(资料照片)

遥远的杏林湾

岁月深处

上世纪70年代初，对学生的教育时兴“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”。1972年，我读高中时曾去杏林纺织厂和厦门糖厂下厂劳动，有些事迄今记忆犹新。

蔡天敏

给织布机“喂”梭子

1972年秋，老师带领我们去杏林纺织厂参加劳动。纺织厂有好几个车间，有些同学分到纺纱车间，那儿飘飞的棉絮较多。我被分在织布车间，做的是最苦最累的活儿，就是给织布机“喂”梭子。

上班时，我们戴着白口罩，系着白围巾，推着载有一摞摞梭子的手推车，在两旁都是织布机的过道里，不停地给织布机“喂”梭子，当然，这里还有一个如何接线的问题。但是，年轻的纺织女工不消一袋烟的工夫就教会了我。她约莫二十七八岁了，白净，瓜子脸，身段婀娜，穿着一件鸭蛋青的的确良衬衫，给梭子接线的动作很麻利。她自然很喜欢有我这样的一个帮手，我的到来，等于让她减少了给织布机“巡视”的次数。

我上的是中班，也就是下午4点到晚上12点的班。车间里温度和湿度都是控制的，为的是防止“断纱”。因此，在里面是一点儿也不觉得冷的。但是，那一架架密密挨着的织布机，发出连续不断的响声，好像成千上万只瞎鸟在拼命唱着同一种韵律的歌儿，那嘈杂是难以忍受的。那无数个梭子在机器里跑来跑去所发出来的响声，一开始是新鲜，听久了就心腻了。

夜里10点过后，我在过道里就留意起了高挂在墙上的时钟，在那座挂钟的两旁，张贴着“抓革命，促生产，促工作，促战备”的语录，是当年最常见的宣传语。下班了，从车间里出来，我觉得双耳还是在“恰恰恰”地作响着，耳膜似乎已经录制了织布机的声响，在作回放一样。

■糖厂压榨车间的甘蔗输送槽(资料照片)

为保修的榨糖设备去锈

翌年，我们第二次去杏林湾下厂劳动，进的是糖厂。

当时，厂里已经停榨多时，正处在机械保修期，我们没能看到榨糖时的喧闹景象。但是，厂方还是向我们介绍了整个榨糖的工艺流程，从整车的甘蔗，被大吊车吊进一个很大的榨盘里，一直到逐渐形成砂糖在输送带上游走，我们边听介绍边看设备地走了一圈，算是有了个“由甘蔗变成糖”的感性认识。

接下来，我们的具体任务是“去锈”，也就是在正在保修的榨糖设备上敲敲打打，搓搓擦擦。厂方发给我们口罩、手套、铁锤、挫子、砂纸，每四人为一小组，跟一个带班师傅。干这种活根本没有什么技术含量，师傅也就任由我们捣鼓。但是，车间里很暗，用来照明的是电压很低的灯泡，那灯泡用一个狭长的气球状的铁罩罩着，后头缠着长长的电线，可以根据需要拉到设备的任何一处去照看。

师傅穿着帆布蓝工装，不戴口罩，他有时会抽抽烟，也许觉得那口罩碍事，就弃之不用了。那些设备闲呆日久，发出一股铁腥的气味。我们有的拿着小铁锤敲，有的拿着砂纸擦，原本寂寥的车间里也就丁丁当当地作响起来。我虽然戴着口罩，但每次干完活出来，一擤鼻涕，那涕液伴着暗红色的锈迹。可想而知，敲打锈迹的场地上，飘散着许多浑浊的铁锈微尘。

46年过去了，杏林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而当年参加劳动的情景，依然历历在目。

■从卡车上吊卸成捆的甘蔗(资料照片)

往事悠悠

我的两次高考

六月雨荷

我有过两次高考经历。

1989年第一次高考，原本很有希望考上的。记得那年最后一次质检，我考得还不错，段长偷偷对我说：“文科班女生就看你的啦。”我喜滋滋的，每天幻想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情景，对于梦想中的大学生活更是想入非非。

直到高考的脚步声近了，我才从美梦中惊醒。可是书上的习题看起来似懂非懂，答案变得似是而非，单词只是似曾相识……我的心一下子没了底，整个人慌了神，觉得该做该背的是那么多，却始终静不下心来好好面对。就那样心惶惶地跟着人家进了考场。

记得放榜那天，阳光很灿烂，我的心却在下雨。成绩单上的分数，比录取分数线就差那么一点。望着上了线的同学脸上喜滋滋的笑，望着自己不如意的成绩，我欲哭无泪。回家的路上，我踩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，独自行走在寂静的山路上，感觉腿脚犹如千斤重。我在心底告诉自己：假如再有一次机会，我一定好好珍惜！

机会来得很不容易。当落榜的同学成群结队涌进补习班，为梦想再次扬帆起航时，我在家里默默流泪。我不想放弃追求，却又不敢开口说补习。我想自己赚钱去补习，却又找不到赚钱的门路。正当我愁肠百结时，小学同学阿娇告诉我，杏林有家鞋厂正在招工，问我要不要去试试，我立刻骑上自行车往杏林赶去。我在那家鞋厂“半工半读”，白天埋头干活，夜里手不释卷。为了赚到补习费，我花了整整一个学期的时间，除去日常开销，存了360元。我带着这笔钱再次走进校园，那时已经能够听到高考的脚步声了。我把仅剩的3个月，科学地做了安排，从容地按着计划复习着。

刚回到校园时，因为长时间离开书本的原因，那些学过的知识在我眼里变得很陌生，但我并不慌张，一边努力跟上老师的进度复习，一边按自己的计划认真地开小灶，成绩一点一点提高了。

高考前两天，妹妹到我补习的学校来为我加油，没上高中的她非常明白这次高考对我的意义，她亲手折了一瓶子幸运星送给我，祝我高考顺利。我带妹妹到灌口老街，走进照相馆，拍了这张合影，照片里，我穿白衣服，妹妹穿红衣服，两个人笑得很灿烂。两天后我带着妹妹的祝福，信心满满地走进考场，终于考上了我梦寐以求的大学。

如今，妹妹已不在人世，但她对我的情谊，依然温暖着我的人生。

■1990年高考前夕作者(左)和妹妹的合影。